

四書答問

四

漢書門類	八六〇四	函號	一〇五	架	一二	冊
------	------	----	-----	---	----	---

漢書門類	八六〇四	函號	二七二	架	一一	冊
------	------	----	-----	---	----	---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04
冊數	12 (4)
函號	277 199



非藏

四書各問卷四

公治長第五

子使漆雕章

問。吾斯之未能信。斯字註曰指此理而言。程子曰漆雕開

已見大意。語類問大意畢竟是如何。答曰若推其極。只是

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堦講云是說出仕之理。請正。熊彊

只是一箇道理。上帝之所降於下民。與下民之所受於上帝。

而見於人倫。日用之間。以至推之而治夫家國天下者。只是

此理更無別底。學者格物窮理之初也。約模是見得。須事事

四書各問

卷四

公治

一

壽昌講堂

漆雕章

物物格到盡處。體認存養。確然見得。定要如是。不可不如是。方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夫子使漆雕開仕。則效一官脩一職。無愧於祿者。宜已有餘。却不料他心目之間。固大有所見。而且曰。未能信。則其絲毫隱微之間。自知之深。而進不已。必要真知到至誠無妄之地。而不以小成自安。他日成就其可量乎。所以子說。註云。說其篤志。若只說出仕之理。則循分盡職。開已優爲之。夫子使之仕。自必有所見。其曰。吾未能信者。乃所謂居其位而脩已治人之術。蓋君子之大道也。

孟武伯問子路章

問前章不許仲弓之仁。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後章不許令尹子文陳文子之仁。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此章不許由求赤三子之仁。曰。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三處之論仁。同乎。抑或各有所當乎。朱註。緝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全體不息之原也。全體者。合下全具。更無一物之雜本也。不息。則無有間斷先後用也。此心常在。道理十分具足。若有一毫昏蔽。亦是不全。所以有息。學者須是照管此心。常在一動一靜。當於理而無私。則是全體而不

息。文王之純亦不已是也。理之有無。關乎心之在否。此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故皆曰不知其仁。論仲弓之賢。全在不佞。或人原不曾著意在仁上。論子文。文子之仁。就其忠清之事而言。皆未知其心。果能見夫理之當然。而無一毫之私否。此章前一箇不知也。就心之存亡上。渾淪言之。後三箇不知。因他又問。有指其才。便為仁之意。故就其才而言。其治賦自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至於此心之存亡。則不知之矣。蓋以全體言。只就一事上。亦是全體。如虞廷之兩階。干羽。四門穆穆。聖人之動容周旋。中禮皆是也。若全體有

虧。則雖兵農禮樂。辦得就理。仍是未仁。蓋非舉其才以塞其問也。論才只是論仁。其各當者如此。

女與回也章

問子貢。方人必有惰志。矜氣與回孰愈。正所以警其惰志。奪其矜氣。下特因其自知自屈而進之如何。陶世傑

此只是黃石之所以教子房者。與孔子愛呼子貢而語之意。天懸地淵。語類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所以孔子愛與他說話。緣他曉得。故可以擔荷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

壽昌講堂

行自然又進一層聖門自曾顏而下便須遜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蓋聖學貴於有覺有覺方是真知如餘子豈是不知然未如子貢曉得子貢又未如顏子之默識心融而可以進於顏子者則莫如子貢故孔子每以顏子爲子貢之標的顏子蓋先覺也觀下知十知二之對則所謂孰愈者豈漫無所指而所謂聞者豈泛常之見聞乎自知自屈正是他敏悟能擔荷斯道處夫子所以與之今全不識得子貢分量如何窺得聖人發問底意思

語未見剛薄

問時講剛與慾截然分開與罷小章同解是否龍對在不奢不儉未必便是大器分開是也若剛則無慾有慾則不剛此反正相對說朱子曰最怕有慾上蔡這處說得最好今人少要貪這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又曰剛者外面退然自守而中不屈於慾所以爲剛悻悻者外面有屈強之貌便是有計較勝負之私此便是慾了虛齊謂集注不屈難限定說不屈於慾不知本文剛字是學而成其天德之剛者不專指氣稟爲言氣稟偏剛偏柔對柔看則有剛而多

慾剛而寡慾多般不同。只要學問。蓋學問則持守其本領。擴充其識見。所以能勝得他。若不學問。只隨那資質去。自是屈於慾。如何能勝得他。上蔡以悻悻自好。為慾說。小人之誠。中形外最精。足以發明程子之旨。或人雖不識剛。得他一對。即出慾。則無剛之旨。而悻直者。乃不得冒為剛矣。

夫子之文章章

問。罕言性天。非不言也。既言矣。門人何故有不得聞。余堅子貢嘆聖人教不躐等。又見其言及此。實有不可以耳聞而得之者。子貢亦功夫到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亦不可得聞。即文章之可得而聞。亦未必三千之徒。無人不然也。

但文章是子所雅言。故學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斐然成章者。儘有而身通六藝者。則七十有二人。註曰。夫子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蓋如鄉黨一篇所記是也。若只以聽人說及為聞。則凡有耳者。皆為聞道之人矣。又何為而有躐等之教乎。

問。乾之元亨利貞為天道。人得之為仁義禮智之性。註引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至論意。即天何言哉。知我者其天乎之云耶。
萬年清

如元亨利貞等語。粗解其名義若此耳。時行物生。下學上達。等語。自是至論。然要收拾得此心。漸次擴充。尋向上去。則所謂性與天道者。自有箇真實見地。而今且要就册子上識得箇梗槩。如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以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又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此天道也。繼之者善。猶是天運成之者。性方是性分。此等處須熟讀近思錄頭一卷。

子路有聞章

問惟恐有聞是在未之能行中。猛加鞭策。未之能行只俄頃之間。而子路急急於行之。意象如此。約說云。十二字作

一句讀。是否。周士俊

行其所聞。豈有時日可限。但退縮者。雖行時亦緩弱。子路勇於行。雖未及行時。其心已著緊。要去做事。恰如怕後有聞而行不徹然也。語類云。就此言之。見子路勇於義處。他這處直是見得如此分明。蓋記者識得他見處。故如此形容其勇耳。非但謂其急此一聞也。須從其全相上體會。子路二字提頭。有聞未之能行六字頓斷。唯恐有聞四字刻畫。何必十二字作句。乃為得解耶。

命尹子文章

問子文文子既未得為仁則其忠清只是節取之否

楊渭

忠清事大在二子只是小節子文相楚僭王猾夏大體不是其國而忘身不可不謂之忠然未知其三仕三已還是當否其告新令尹以政又須看他告得是否此其當理無私都在事上求文子不能正君討賊又不數歲而反大體亦已不是其潔身去亂不可不謂之清然方去之時果見義理之當去乎抑不得已避害而去也既去之後遂能脫然而無累乎抑猶未免於怨悔也此其當理無私要在心上求若便以為仁

季文子章

問或問云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可否再思而已

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不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以義制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愚意平日物格知至則事至義之與比便不必思若知有未至則一思再思恐猶未得其理如何便可行得

曾見龍

凡事只有一箇是非初一番商量以為是也更加審訂果是也則行有不是焉則不行如以為非也更加審訂果非也則

不行。有是焉則行。若見義不爲。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則是非惶惑。人欲熾而天理滅矣。季文子雖魯人。稱其賢。註引宣公篡立事。以爲私意起而反惑之驗。可見當國者不可不明斷。夫子固有微旨也。

甯武子章

問集註於武子之愚不可及處。必合保身以濟君言。有諍衛侯終不復國。武子卒及於難。其愚亦不可及。此說與諸

葛氏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之意同否。蕭士然

雷葛武侯在事前立志如此。其正道也。此論武子已事方其

周旋之始。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却說沉晦。以免愚是以

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觀朱子取程說。稱其意員而語備。則他說之偏諛可知。又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是旁人看得武子如此。夫子恐人避愚而趨智。故特表其不可及處。此朱子文集中語。然則不避艱險。向前做事。不自表暴其能。時人直以愚視武子。夫子特爲表章。言其智猶可及。若其愚却做得許多好事成。乃知巧之士所不可及者。故此句定要合始終以見沉晦之妙用。若指其前半截以爲不可及。便失其旨。

子在陳章

問夫子思狂者以其進取所謂簡即行不掩其言之意此便是不知所以裁之處否柯禮

狂簡志大而畧於事也兩字相連未有狂而不簡者如春風沂水之志胸次洒落便自不屑三子事為之末他也真簡了得狂簡底事隨其所見所習有倫有序有頭有尾斐然做得一事完成然一向如此全無收煞易於流入異端故夫子欲歸而裁之使之歸於正道所以裁之固在於行其實則在於知知得道之廣大處又知得細密方能步步踏著實地以適於規矩之中非只裁其簡而其進取之志更不須裁也

伯夷叔齊章

問此言清者之量與孟子言伯夷隘意似相反如何楊渭
此與孟子言伯夷聖之清正同蓋其清也胷中都是義理無一毫渣滓見惡必惡其人能改又只見其善不見其惡是清而有量孟子故直以為聖人其曰伯夷隘者乃推其心到底偏於惡惡之一邊雖能不念舊惡而以視夫時中之聖其弊固不免於隘故曰君子不由也聖賢之論似異而實不相悖也

微生高章

問程子謂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為大○卽范氏於其一介
 之取予而知其千駟萬鍾之意與劉世清
 程子所謂大就心上說○直者人之生理也○小事不直○則這衷
 純是私曲○生理滅矣○其害豈不甚大○范氏又就事上推說○蓋
 大體壞了○則無一可者○各是一意○

巧言章

問巧令匿怨二種人○立心不直○夫子言此明與已恥之何
 也尹湯實

兩等人○陷溺其心於世故之中○其行甚於穿窬○而不自覺
 夫子以羞惡之心○激之庶其知所懲戒焉耳○

顏淵季路章

問盍各言爾志○此志字卽趨向之義否楊一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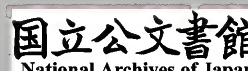
此與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之志同○朱子嘗曰○志者○有思之主○
 而有為之端也○蓋是心之深處○非泛泛趨向之謂○

問講章云○子路顏淵所願皆萬物一體之懷○卽夫子之志○
 亦是如此○但有大小之別○竊疑萬物一體○便是性分之高
 廣○又於其中分別大小○似不妥貼○且夫子非僅大於兩賢○

已也如何蕭士然

語類云此章皆就已與物對說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此三句分得精切不應儻侗說箇萬物一體之懷蓋子路之願願去一吝字世上人計較直及於父子兄弟骨肉之間或外面勉強而中心不然者如此畏首畏尾物欲纏繞放舍不下如何便做得聖賢學問子路與朋友共敝車馬輕裘見他心地恢廣磨去得那許多私意非富貴所能動矣顏子之願願去一驕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亦是與物共處

看箇善乃吾性之所固有勞乃吾職之所當為上面者不是一箇伐字施字此不獨去得那粗底私意並近裏底都磨去了若夫子之志雖不說願字亦即是願雖若無以甚異於子然因物泛應恰好人各得其分願所謂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是也合三項觀之子路能舍得裘馬又將若何而行其志耶故日子路說得粗顏子較細膩然顏子尚要無伐施夫子則善勞皆泯於無迹此其所以異也要之為學只在磨去私意磨了一重又磨一重積久至於無己之可克則於仁也幾矣故曰就子路地位更收斂近裏便會



到無伐善無施勞處。就顏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處。此其所以異而同也。

十室之邑章

問忠信之質固美。豈遂與聖人同。而聖人果以好學而充其美質乎。大全陳新安之說。愚不能無疑。

新安陳氏未詳或問。故說得差。黃勉齋說得好。聖人唯生知所以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耳。蓋聖人之質聰明睿知天下之人無以加也。所謂獨知先覺。固無藉乎學問者也。然生知之人自不

就已於學。故所知不可限量。其日必有忠信如此。非謂事功如也。其日好學亦設為此辭。以勉人學耳。聖人豈待此而充其質哉。

雍也第六

雍也章

問可使南面。言仲弓竟洪簡重。有人君之度。蒙引云。度猶體也。不止德量。豈體度之義更全於德量乎。

言德量便包得氣體。蒙引之說偏詖。不曾詳考。或問故也。或問集註云云。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譏。後面居敬

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益近之矣。然其廣博深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伊川才德之說。足以兼仲弓之所長矣。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為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也。可見夫子許仲弓可使南面。須兼寬洪簡重四字。度謂局量當與管仲之器小對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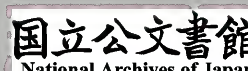
問。以子桑伯子為問。是借以勘驗自己否。史載鰲

仲弓自己何用勘驗。只因伯子是箇簡底人。仲弓每疑之。適因夫子許已。故以為質。蓋辨論人物。乃聖門窮理講學之一語。語類云。夫子可其人。而以其簡者。明其所以可。亦是連上

面許雍意思說也。但所謂可者。有未盡善之之意。而不正言其失。仲弓未喻。是以不能不辨。

問。稼書講中節。全重在敬字。謂敬則煩。有煩之妙。簡有簡之妙。如何。顏和

此稼書不細心看本文。而以程子主敬諸說。橫於胸中。故將敬字偏重。而失辨簡之本旨。朱子曰。居敬而所行自簡。此程子之說。非仲弓之意也。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看他而行簡。以臨其民。這而



字是別喚起。御眾以寬。臨下以簡。簡自別是一項。只是揀那緊要底行。世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其曰居敬是推原行簡底本領。言未行之先。已有義理準則。而行時又能急其當務。此其簡方為可。若居簡則無本領。此中全不精明。而行時又無紀綱法度。可以持循。是太簡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本意只辨簡無突重居敬之意。至云煩有煩之妙。則便支離而背本旨。不可從也。

子華使齊章

問冉子之與。既為非義。何為猶與之。釜請益。何為猶益之。

庾非義一介不與。孔孟何以寬嚴不同。周士俊

為其毋請。此善意也。孔子故重違之。然少與則不為繼富。而即以示不當與之意。若為赤請。則雖少亦不與矣。故曰。即此可以見聖人之用財。

問以與鄰里。是教以不私積之意。而遂其廉否。姚邦寅

原息止知自守。而不知及人。是節有餘而才不足。祿不當辭。

毋字是抑退之。以與鄰里。則又引進之。皆所以裁之也。

回也其心章

問內外賓主之辨。一曰仁在心內為主。一曰心在仁內為

主宜從那一說。楊啓清

本文固曰其心不違仁則日月至焉亦曰心至於仁耳操則存舍則亡者心也心存而理得矣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存養得這箇心常在而不亡做得主定義理無時而不昭著但必不違而後與仁為一未能從心不踰也其餘日一至月至亦是此心洞然表裏如一直是無纖毫私欲與聖人無異然不能久少閒照管不到私欲又至與仁為二而不覺察便似出外而為客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斯理豈有存亡哉特心之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耳然打一聳動即便在此非真待從外收回而始至也只要他居之安則為有其德故不違仁者豈直恁地虛空湛然閉門合眼靜坐云爾哉顏子有事亦須應須飲食須接賓客但只是循理而行無一毫私欲而已靜坐時一有閒思雜慮則亦違乎仁矣

問過此幾非在我者何也。劉世祿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為字是用力字言為仁之幾在我而不難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那勿字便是這在我之幾幾微也只這些子却是做一身之主宰底却是推之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底日月至焉者此幾利時少鈍時多顏子用得到欲

罷不能時。則此幾純熟。如推車子。用力推動了。只自轉去。更不待自家著力。只用手扶著。用脚隨著。便是。

賢哉回也章

問程註。篋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窮鄉晚進。不識其字。有何深意。

蔡文熹

人人元有其樂。人欲之。私害之。雖處富貴。患得患失。何樂之有。孟子曰。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如今人偷日用。事物之理。四書六經中所說底。我都曉會得。不但在紙上解得。反求之心。一一都如我自家說底。隨其所感。便順此理。應之。無不恰好。更無一黑邪。妄意思夾雜其間。如此日日又日。此中道理。生生不已。雖欲不如是。而不可得。豈不快活。此是顏子天資高明。學力精密。自知之。而自得之。乃其樂也。能從其字玩味。自家見得此事。在我而不在人。則博文約禮工夫。乃能有主可恃。有地可據。只看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兩我字。卽此其字也。今且理會學是學箇甚麼。更理會時習之。若能見得些梗槩。見得舊日全不是學。然後可言學。顏子之學。而樂顏子之樂。

子謂子夏章

問于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失之不及夫子此章君子儒小人儒自當以遠者大者為君子以藥其見小欲速之病虛以敏

知得為已自是遠大不域於近小一有見小欲速之念便是私意非所以成其遠大矣程註為已為人已包得謝氏遠者大者之說其用謝說於圈外者以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二語說得緊切于夏文學有餘豈不知當為君子不當為小人且其篤信而謹守者非即此為君子儒之道耶但幾微之間須是察識毫髮之際便分君子小人夫子所以丁

夏子夏者在此為君子儒仁以成已自然知以成物若不覺察失於周旋人情曲投時好則此心走作更說甚遠大為與無為不必重說全在念慮之萌密察其為君子儒小人儒如此常常敬畏則一動一靜無非脩己之實功而不稍於為人之私矣為與無為不是兩段工夫勿誤

子游為武城宰

問邑宰而以得人為務謂在於激揚風厲非欲得之以政也如何張茂林

宰天下脩身為本次之尊賢尊賢則不惑宰一邑其道亦

雍也

壽昌講

是也。得人講論。則有以裨益其聰明而適於治理。此聖門爲
 已之學也。若從激揚風厲起見。則意涉於爲人。非夫子倦倦
 之至意矣。說苑云。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
 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古人之不自以爲
 是。而樂善友仁類如此。子游取滅明二事。足見滅明氣象正
 大。不恁地猥碎。亦足見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皆可法也。
 誰能出不由戶章。

問何莫由斯道也。注曰怪而嘆之之辭。講者謂根上句之
 字。言道乃不能不由者。而乃不由。是怪嘆之辭也。然與

出必由戶。誰能不然。行必由斯道。豈於此獨難能耶。大可
 也。此是做人自家覺察之意。或問曰。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
 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
 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只當說道之得名。正以其爲人生
 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大而君臣
 父子之間。小而起居食息之際。皆有自然之定理。不可頃刻
 而暫廢。則又非迂遠疎濶。而不必由者。而人乃鮮能之。亦獨
 何與。

質勝文章

問此章三平看只註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一層不識在

文質彬彬之前還是在文質彬彬上說

曾見趙

質勝又文勝質此是徇於氣稟。固於習俗。不知有所以調劑之方者。須是妙於決擇。善其損益於事事物物上。有質有文。而本末輕重之間。無不停當恰好。此方是成德氣象。兩勝字是要夾出一箇彬彬來。野與史是要陪出一箇君子來。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乃兩則字一然後字中間之要旨。故或問以謝氏引子貢文質之言為非。是且使學者無復矯揉損益之功。殆非聖人之本意。時講不詳乎。此謂學者云云。是言外意不當補入。何鹵莽也。又曰質勝文者。棘子成之所謂君子。文勝質者。逐末時人之所謂君子。學而至於成德。則不期於彬彬。而自彬彬。然後不為野。不為史。而為君子。蓋損補者。君子當然之功夫。彬彬者。君子自然之體段也。若謂文質彬彬而後至於成德。則大謬矣。又曰質如殷尚質之質。註中誠字亦只如夏尚忠之忠字意思。即答林放問禮之本。而曰儉戚者是也。故不足當補。而有餘則當損。注中損益兼質。交言時解誤以忠信誠懇為質。遂謂文有損益。質無損益。又謂

雍也

雍也

七

序言講

彬彬是七分質三分文全然不成道理。

人之生也章

問罔之生也罔不直也時解之字指生理文義似舛賀樸
 之字虛辭直之生也正也不直之生也非正也天之德健是
 無屈撓意地之德順是無拂逆意人得此以生如飢食渴飲
 是是非非本是箇直君子敬以直內只是要直常人亦須立
 箇誠實底心隨事順應都無委曲本來生意綿綿接續不致
 滅息罔則直底物事倒了脫空作偽做人不實如不孝於父
 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據此等人合當用
 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又曰人之生初有是氣便有是
 理其生活也有是氣必有是理若當惻隱而不惻隱當羞惡
 而不羞惡則二氣五行之實理沒了幸而生者只是游散未
 盡之氣幸而免死雖是尚且生活却已在生人世須與死
 可矣對看。

知之者章

問知之者可與共學好之者可與適道樂之者可與立尚
 未可與權如何。周延魁
 各章有層次等差不得牽合比配人心莫不有知氣稟物欲

蔽之而知之者鮮。知之者勝似常人溺於物欲之私。全然不自覺察者矣。然知之不至。則好善而有不好者。拒之於內。惡而有不惡者。撓之於中。是不如好之者。好之者則不徒知之。而能實用其力矣。然好善而未至於無以尚之。惡惡而未至於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視夫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尚有問焉。是不如樂之者。樂字中境地無盡。由是進而不已。安其所得。直與萬物為一。泰然自適。則顏子之不改其樂也。更進而不已。至於從心不踰矩。則夫子之樂亦可馴致也。自始至終。其工夫總不外於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者而已。

中人以上章

問此章勉學者有以為受教之地。其說是否。史載警此為教人者好為一種高妙之說。使學者討頭不著。徒然躡等而進。做成病痛。故云爾。中人以上以下。包資質學力而言。要不必資質既好。學力又淡。方謂之中人。以上如曾子資質不及子貢。而學力却高。子張資質過於子夏。而學力欠實。中人以下。其資質學力亦如此。看語上亦非專指性命精微。如語顏子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較之敬恕無怨。則為上。而視語司馬牛之言也。訥則告仲弓者亦為止。所謂不語上。又非

別有上在一處祕而不語也。卽其所語下學處上達道理便在其中。但不越過下一截而直說上一截耳。故可以語上亦不是認定幾箇好底。今日說性。明日說命。而舍却下一截絕不語及也。卽如曾子不到真積力久將有所得之時。亦未可遽語之以一貫。然用力於忠恕。雖非一貫。而其理豈有二哉。

樊遲問知章

問務民之義兩句。朱子謂只是一意何也。姚大鵬
民之義近而易知也。非明於事理則必忽而不務。而反務其所不當務。鬼神之理幽而難測也。非明於事理則其昧者必至於慢惑者。必至於瀆矣。合兩句只是事理洞徹。故注上知者之事也。

問仁者先難。所謂難者。卽仁上說。還是泛說。而後獲。是先難了。又要後獲。還是先難。便已後獲。孟國僑
凡事皆仁爲之體。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都要此心主宰。而運用之。戰兢臨履。所謂難也。二者心常存爲之難。一意向前做去。其必有獲。亦理之自然。但方先其所難。而又起一計較之心。則是先獲也。故說先難。又說後獲。則存理遏欲。方是惟精。惟一功夫。此仁者之心。所以純一而不雜也。

知者樂水章

問注故樂水。故樂山。故樂故壽。皆詳而動靜以體言也。獨畧何與。吳起鶴

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不滯。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此統解三知者三仁者而動靜之旨已詳。有似於水。有似於山。是氣類相合之意。此專釋兩樂字。動何以樂。以動而不括。故也。括結也。靜何以壽。以靜而有常故也。常久也。要之皆管於體之動靜上。胡雲峯謂集注事理義理一而已。事無定則。含動意義有定。則含靜意。愚謂在物為理。定在那裏。本是靜。知者通於其故。隨事處置。周流不滯。所以是動與水之隨地。自為態度。必至於通流而後已。正相似。義各有宜。因時制事。本是動。仁者安於其間。為所當為。不動於欲。所以是靜與山之包藏發育而良止不遷者。正相似。

君子博學章

問博文工夫。雖頭項多。然於其中尋將去。自然有箇約處。可見聖人教人博學。本是要約。則約禮重似博文。如何。萬士造

總是一箇學。學總是欲得此道。於已然工夫。却有兩項。博文。

於知上學約禮於行上學一面博文令此心義理漸次開明
一面約禮令此身節文漸次習熟初學時兩般理會各盡其
力久之自見功效却能交相為助而打成一片蓋方其講論
問辨亦只是要知得這箇正當道理有所歸宿耳故約之以
禮之字不指博文謂凡吾身之動靜云為莫不約之於規矩
之中此與博文齊頭著力是以弗畔於道

如有博施章

問中庸推言聖人功用之大至於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
則亦博施而能濟眾矣此章所論却不謂然何也蕭行矩

無一物不得其所者仁之極功也堯舜之世比屋可封何嘗
非此氣象然在朝亦有四凶在遠亦有苗民必曰博施則非
僅舉斯加彼實有物力家賜而人給之必曰濟眾則非僅哀
此災獨四海之內並無一疲癯殘疾顛連無告之民矣論聖
人盡道之量極之位育參贊則有是理即有是事若驗其事
之細微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雖不害其為聖人而道實有
使聖人不滿之處求仁者若以是為準則茫無下手之方是
為忽近而驚遠終其身無與於仁矣所以說堯舜其猶病諸
吏用夫仁者喚起言仁之體只是此心無間於人已一天理

之周流不滯而已。凡事不出立與達。如在此任得穩。便是立。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如行便要到。便是達。如學要通達。亦是達。以己之欲立。便立別人。以己之欲達。便達別人。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隨其所在。皆可行之。便要博施濟眾也。少不得從此起。學者不能便如此從容。却須取己之心。譬之於人。而推以及之。則亦甚近。而不待求之於遠。所謂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之仁。由強恕以幾於安。分明有箇成法在此。是則人人可能者。兩能字相對。可謂仁之方也。已亦與可謂仁乎相應。

述而第七

述而章

問孔子金聲玉振。始終條理。豈直述而不作。其於古亦豈同於學者之信好。而注止以末句為謙辭。何也。蕭士然
堯舜以來。歷聖相傳。只是此理。六經之作。蓋已畧備。孔子刪定贊脩。皆傳其舊實。未嘗作一事。觀其告顏子。以為邦亦就四代禮樂。而因革之。未是作處。然前代所作。賴以折衷。而先王之道。法遂垂成。萬世是其述之功。倍於作者。由其於古。默相契合。所謂淡信而篤好之。異於大賢以下者遠矣。如聞韶

三月不知肉味。學琴便見文王。皆足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則亦何必作而乃見其聖哉。

然而識之章

問。默識似屬知邊。又云當兼行說如何。又問此三句當平

看。還當以默識冒下學誨二句。王封涓

識讀釋音。則訓為知外注意也。內註讀志音。則訓為記。謂得之於心。自不能忘。非止是聽人說。記得此尊德性之事。顏子拳拳弗失。猶是把握默識。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便如已有。而弗失之矣。學是更加講貫。誨是以此及人。不厭不倦。須是心無間斷。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方能如此。何有於我哉。朱子云。必因人稱聖人如此。故聖人以謙辭答之。記者却失了上面一節。只做聖人自話記了。稼書乃謂因省察而覺其有欠缺。則非所以語聖人矣。注云三者。則是三項。平舉之辭。但自有次序。必默識而心與理契。方能學而不厭。然後誨人不倦。明季講家以默悟為默識。遂謂重在默字。以此為學。則不厭。以此誨人。則不倦。此說與朱子說不合。須辨。夫子不居聖仁。已是謙。此三者本非聖人之極致。猶曰何有於我。故曰謙而又謙之辭。

德之不脩章

問是吾憂也。聖人以此教人耳。但必分作四項用工。何也。

徐國柱

德是得之天命者。必日日磨礪。五常百行。乃無虧損。此若敬持志之功。學是得之見聞者。必細細講究。天理人欲。使無混淆。此格物致知之功。語類云。徒義改過。畧似脩德。裏面事。然也。別是箇頭頂。脩德是。本上工夫。徒義改過。則見之於行事。徒義是。雖無過惡。然做這件事。未甚合宜。或聞人說。或見人做得恰好。自家便要遷得恰好處。不善。便是全然不是。須從

若之意。雖聖人以此教人。然學不厭之意。多見於此。使有一毫自以為聖。任其自爾。則雖聖而失其聖矣。但如時講云。聖人惟恐其一日不新。此却似時時刻刻。將此四項為憂。不唯聖人無此心地。即初學如此用工。勞勞擾擾。亦無以為日新之地。乃說之似是而非者。不可不知。

志於道章

問此章各句本義及其先後次序如何。劉光彥
志據依游人心之所必有而不能無者。先提起此四字。各於

字方見著實方見儒者所學之正志於道與吾十有五而志
 於學一般志字兼學問思辨持守踐履是念念不忘為之不
 厭之意道者人倫日用之理猶千萬人所當行之路註中邁
 字他岐字皆本道字而言道有千溪萬徑而志必之乎此則
 路頭既正工夫皆實無紛於功利之途無涉於恍惚之境是
 學之始也據於德與三十而立一般據是有所執持道者人
 之所共由志方是要去做猶是兩件物事德者已之所獨得
 却有可據底地位如行孝行弟已得於已固不至於不孝不
 弟若不固執之也有時走作其他皆如此則拳拳服膺而弗
 忘之無所事忘而日新又新無有間斷是學之中也依於仁
 與不感知命一般既有所據守又當依於仁而無終食之違
 仁者人之本心也道是日用常行合做底德是真箇有諸已
 仁謂有箇安頓處是據於德底骨子據時一箇物事是一箇
 物事孝只是孝忠只是忠惟做來做去湊成一箇物事則百
 行萬善都只是這一箇物事流出來連許多德總攝貫穿都
 活了何所適而非天理之流行哉此學之成也游於藝游者
 從容潛玩之意然不可游從別處去須是游於藝藝雖是小
 學至依於仁後所謂小學方得他用如禮樂射御書數一件

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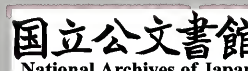
三

事理會不得。此心便覺滯礙。須是一一去理會。這道理脈絡。方始一一流通。因此又覺養得這箇道理。以此知大則道無。不包小則道無不入。大小精粗皆無滲漏。此學之既成而又。幾於化也。以先後之次言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而後德可。據據德而後仁。可依仁而後藝。可游以疎密之等言之。志道者未如德之可據。據德者未如仁之可依。依仁之密乎內。又未盡乎游藝之周於外也。自志道至依仁。是由粗入精。自依仁至游藝。是自本兼末。能依於仁。則其游於藝也。蓋無一物之非仁矣。由此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人之域。耳順從心。亦皆可至也。人之為學。便當以是為期。而以道。造之。伊川所謂儒者之學。蓋如此。

自行束脩章

問自行束脩以上。行字上字之義。云何。向來兩

鄒南臯先生曰。自是自己之自行。是將奉之意。上是進見之意。較邢氏謂以上是包至厚之說。為長。古人空手不相見。束脩是不直錢底。亦是以禮來學。故聖人無不有以教之。此足見誨人不倦之意。
不憤不啓章



問憤排之學力猶淺。以三隅反者似較淡。即告往知來否。

孟壽相

聖學以心地為本。注云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為受教之地。今之讀者多不識得地字也。只是此心全不開通之弊。學至憤排時。其心已畧畧通流。但心已曉得道理。恁地而未甚信。欲將次說出而未能達。故聖人於此啓之發之。程子以為則滯然矣。朱子以為正所謂時雨之化。生意豈可禦也。憤排如何。淺看得舉一隅便有那三隅在。若不能以三隅反。則於這一隅亦恐未必理會得在。如顏子語之而不惰。曾子以忠恕解一貫。此其心地何等廣大。何等高明。故於聖人所言無不承載得住。學者若不勉力於此。不惟所得不深徹。並將理來低看了。不將做箇事。只是無地受得。故此章雖聖人教人之語。然學者便當有用力處。

子謂顏淵章

問惟我與爾有是夫。一云有可行可藏之具。一云有則行則藏之本。又云當合兩句互看。狗祿者舍之未必藏。潔身者用之未必行。此說似皆可取。蕭士達

此有數節意。都在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八字內。極要人玩味。

如云孔顏先有此事業在己分內用之則見成將出來行舍之則藏了他人用之則無可行舍之則無可藏此從兩之上味出如云聖賢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時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此從兩則字味出如云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某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在全無係累上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大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空塞都滿運轉都不得又云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般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住了眾人便沒許多力量此將兩句分開各說其行其藏所係皆重大非大賢以下之行藏所能彷彿如云中人之情用之則行乃所願舍之則藏非所欲見前面做不得了方休若使前面做得他定不肯已所謂不得已而安之若命也聖人只看義理如何都不問命雖使前面做得去若義去不得也只不做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又如問用行舍藏漆雕曾閔亦能之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

述而

行也。此又將兩句分說。有人用之難於則行。有人舍之難於則藏。合此數節玩味。惟我與爾有是夫。乃見全相。有是夫。謂其有許多力量。而所以有是許多力量。全在許大本領。惟本領大固能脫然無所繫累。用之則一齊將去來行。舍之則一齊藏了。更有甚底心。渾然是箇天理。顏子幾於無我。故亦能之。

問子行三軍則誰與。時解此與字不同。惟我與爾之與是。否。楊啓清

與訓及也。兩與字正同。子路見用舍行藏。獨及顏淵。意行三軍必不舍己而及他人。

商臨事而懼。不即指行軍。時解可宗否。周弘俊

文集答張南軒書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三軍上觀之。尤為精密。蓋子路自負行軍之勇。便少了懼心。縱謀亦不能做得成。上言如彼者不與。下言必如此。方與。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乎此。蓋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即易師卦所云。丈人吉也。懼便是戒慎恐懼。底心若有所恐懼。心驚膽畏。便不得了。近思錄取孫思邈膽欲大而心欲小之語。朱子曰。有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之小心。方做得。赴赴。武夫公侯干城之事。正謂此也。既謀了。須是果決。方能成此果決。亦是從那懼心裏面出來。敬則自然明明。則能斷此不易之理也。

富而可求章

問吾亦為之。從吾所好。兩吾字。聖人借己警人之辭。如字

與上諸虛字皆活脫看如何。周士辨

如字折入正意。註用然字代之。極是斬截。上是設辭。味而字。雖字亦字。可見勢重在下句。從者不違之意。言端的有命。何

若違去吾乘舜之好哉。

子在齊章

問三月不知肉味。時解云。見聖人耳聽心專。精於審樂。如

此。是否。朱註

心專聽一審樂精細。此是學者之功。何可以說聖人。三月當作一點。是學韶之月。三月只是言其久。非足頭九十日。聖人何嘗切切然存心要理會這事。只是心自與那道理契合。自然肉味之不知耳。此與夢見周公祭神如神在。見得聖人理會一事。便全體在這一事。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須看韶是甚麼音調。便使得人如此。孔子是如何聞之。便恁地須就

四書分門 卷四
舜之德孔子之心處看此皆語類說此章精妙處舜之樂非
孔子聞之不知其至於斯非朱子亦不知孔子之聞之其淡
契於心如此也

夫子爲衛章

問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注云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
國猶傲屣耳何怨之有講家直說到窮餓時似得仁不在
當下從後來看乃見其得仁而無怨如何

葉遵

于尊父命弟重天倫此天理之正也合之則心安不合則心
不安夷齊各就自家心下不安處退一步此是求仁即便脫
然逃去毫無係累其理正而心安便是得仁即求即得快然
無憾本無兩層本文著一而字爲要說向又何怨語勢自合
如此非折做兩截也集註著一既字特對其立心之始而言
亦因子貢之問是要合終始以審其心故要其既之各遂其
志而答之始而自家思量知得定是要去既而決然逃之初
意各遂是所謂既者即其方讓而逃之時非直到餓於首陽
之日也但首陽未死之一日皆二子各遂其志之一日皆是
不怨裏面事語類云告以求仁而得仁者謂是合當恁地若
不恁地則去仁而失仁矣才去仁便失仁才求仁便得仁道

理極直截了當。講家誤看既而二字。以後來采薇而食為得仁。而謂二子幸而如此。大為害理。須明辨之。又曰。先儒論二子宗社事。有云。伯夷叔齊既去。當立中子。中子縱不立。則當求宗社之賢子弟而立之。又云。若無中子。則當立伯夷。伯夷必不肯立。則賢大臣當請於天子而立之。不問伯夷情願。突此皆推窮事理。務求至乎其極之意。須知當日若是如此。則伯夷不得遂其去國之志。然其求仁而得仁。固已久矣。且即如此不得已而立。固亦不害其尊父命之仁也。說者謂如此。則伯夷求仁而不得仁。何其固且謬也。衛君只是不求仁耳。求仁斯得仁矣。

飯疏食章

問顏子不改其樂。孔子樂亦在其中。其所樂者固同。却似有不同者。未解如何。顏崇桂
 顏子之樂在內。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孔子之樂通貫內外。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亦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顏子於這箇道理知之既盡。行之又順。自有樂底滋味。與貧窶自不相干。故不以此而害其樂。孔子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照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行。

所謂德盛仁熟。從心不踰矩。莊子所謂人貌而天焉。得而不樂。此章自言。卽當時所處。以明其樂之未嘗不在。而無所慕於彼耳。其曰不義富貴。視若浮雲。則是以義而得之。亦無以異乎。疏食飲水。而其樂亦無以加也。聖人非薄富貴。自義理而視之。彼不義之物。於我全不相干耳。然若楊氏謂聖人於不義之富貴。視其去來如浮雲之輕者。或問以爲亦誤。蓋聖人方言其視之之輕。未遽及其去來也。且聖人以其不義而輕之。非以趙孟能賤去來無常而輕之也。如義所當得。隨其所遇。若固有之。且長保守之。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永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本文下截。與糠粃堯舜泥塗軒冕見識迥別。

子所雅言章

問子所雅言。皆雅言也。所字皆字。自各有義。請指示之。
蕭士然

古之爲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王制云。春夏教以禮樂。秋冬教以詩書。是也。世教旣衰。士或誦其文。而不曉其義。或通其訓。而不獲其用。故夫子所常言者。多不離乎詩書執禮所字。包舉條項之辭。至於雅言。何以必及乎此。而不及其他。記者

因申明其旨曰。皆雅言也。注曰。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若無末句。則雅字之義。不得分明。注中詩以理性情三句。貼在雅言上說。發乎性情者。詩也。常以是教。則人知。以此理其性情。記載政事者。書也。常以是教。則人知。以此達於政事。禮詳於節文。而樂即在焉。常以是教。使人執守。而無敢或過。無敢不及。庶有以進於中正和樂之域。故性與天道。有不可得而聞者。而此則皆其雅素之言也。學者之得聞夫子之文章。以此。

葉公問孔子章

問發憤忘食三句。不過聖人自謙之詞。而注以爲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大全饒氏謂全體說憤樂至極。說忘食忘憂。純亦不已。說不知老之將至。如何。賀 焯

昔曾有以是問於朱子者。答曰。這樣處也難說。可以意曉。只是見得聖人事事透徹。事事做到那極至處。又曰。聖人不是胡亂說。是他真箇有發憤忘食。樂以忘憂。處如今不必說是爲甚發憤。或是有所感。只理會他忘食忘憂。便與聞韶不知肉味相似。眾人縱如何發憤。也有些無緊要底心在。雖如何



樂終有些係累乎其中。觀天地之運。晝夜寒暑無須與停。聖人爲學亦是從生至死。只是如此無止法也。按聖人之心。渾然天理。所謂全體也。只是一箇天理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抵莫不在是。而聖人體之故全也。未得而發憤。已得而樂。是道之零碎處。雖緊要處。已生而知之。然亦自有當學之事。但有所思有所爲。便是這天理流行。絕無一毫私意。所以便忘食忘憂。做到極處。但見義理之無窮。而憤樂相循。安知歲月之有遷。而身世之有變也。合之總見其純亦不已。不待不知老之將至。然後爲純亦不已也。其爲人也。貫下云爾字與女。奚不曰相應。聖人言之若易。然若非朱子開示其中蘊奧。則第以爲謙詞而已。

我非生而章

問生而知之敏以求之。兩之字同指義理。否求之下還補

知字否。

周聯奎

人心具得眾理。本來高明廣大。無所不知。氣質有偏。便遮蔽了。若氣質清明。其生不同。則義理昭著。不待學而知之。當時人以此稱夫子。而夫子不以自居。言我之知此義理。非得之生初者。大凡禮樂制度。興亡事變之實。莫備於古。我乃篤好

而汲汲以求之者。求之謂求知之耳。何用從下面補出聖人。不居知之上。而居知之次。固是自謙以勉人。然聖人實見得地步廣闊。自視猶有未十分滿足處。且力量又甚大。真能事。事理會識大識小。無所不學。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好古敏求。皆多能之事。

吾無隱章

問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行字作何解。是也。是字對

非字看。還是只作此字看。張乃庚

作止語。默無非此理之流行。則所以與二三子者在此矣。諸

弟子疑夫子有隱。謂夫子之所以為夫子者。必別有高深在。

故夫子曰。只這流露於外。而為二三子之所共見。共聞者。便

是曲之所以為曲。更無別底道理。是字不可對非字看。

子以四教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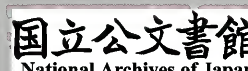
問子以四教語類云。其初須是講學。講學既明。而後脩行。

所行雖善。然更須反之於心。無一毫之不實。乃是忠信。如

此。則四教序不可紊。又一說云。此是表裏互說。在這裏。不

是當學文脩行時。不教之存忠信也。此與前一說何以不

同。蕭士仲



文是教之格致。行是教之踐履。而忠信是本。非忠信則所行不成。而所知者亦非已有。自是教他各下用功。但講學力行。日日著實做去。到得反身而誠。方是忠信。平時如與人忠。言而有信。皆是求誠之功。語類云。若平日講說到忠信。且只是文。到得盡此忠信二字。全在學者自去做。自是說不得。今人不會此意。將文行忠信硬分四截。而先後淺深之旨。懵然不曉矣。問忠信本也。如何與文行為四教。曰。忠信內外也。雖只一理。然有時向存主處說。有時向發用處說。

聖人吾不得章

問聖人君子善人有恆者四等人如何分別

此但為思其上者不可得。故思其次之意。聖人君子一類。皆知得此理。而又能學者。聖人則理會得此理。爛熟不待思勉。而自中者。君子則事事理會。做得誠實。善人有恆。是一類。皆不知有學問。善人事事做得是。不肯為惡。有恆。未能如善人自然好處。只是把捉得定。亦未肯為惡。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守得這心不走。作故思學問之極至者。不可得。則轉而思成德之君子。思資質之甚美者。不可得。又轉而思不貳其心之有恆。以其猶有可學之資耳。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有恆者忠信之質也。

蓋有不知章

問知之次也。注云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既曰知之，何以未能實知其理，豈實知其理者為上，而次於知之者猶有所未知與？

葉德激

知以心言，所知只是這箇事，得於聞見者知之次。上知之人，則是真知，所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只是一樣知，但有真不真爭。這些子聖人謙言次於知之者，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不知而作者，亦非是全然不知不識底人，亦有聞見亦

有擇識，但於事物當止之理，知之不明處之不當，則是冥行而已。聖人人生而知之，心即理，理即心，不待思慮而得，隨事順理，何妄之有。由聞見而得者，其始不即知之，效先覺之所為，而後覺，故曰次也。然多聞多見，耳目所受也，擇善去不善，致知之端也。從之效於事為也，識之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正是利仁之事。豈曰此方求知而未能無不知乎？次字是謙辭，重在知之。集注語意分明，實知云者，謂光明從裏面照出，不從聞見得來，即真知之謂。莫作尋常知字看了。

我欲仁章

問摘訓云我不欲仁則仁不至反託似更分明張世治

此說有病。合之則亡。只是自此而去。豈可日在彼不來。下句指點直捷全在上句喚醒親切。仁也遠乎哉。只此便教主人翁惺惺。

陳司敗章

問謂之吳孟子時講以為國人譏謂之語何如周士俊

考語類謂之乃昭公自謂當時吳盛強中國無伯主以齊景公猶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不得已而借其勢故曰吳心實知其非故諱之。

曰乎若以是為國人之譏詞則與止在當時以為知禮者批矣。而亦黨之云亦甚無來歷矣。黨字先坐煞國人亦字方得醒豁。乎字是怪異之辭。非疑問之辭。下四句意不責昭公全在君子亦黨乎句內。

子與人歌章

問時講不曉子與人歌是泛說。都說成三番歌了。條辨以為人歌之善是一番反時和之。又是一番只有兩番歌是已。但和之許敬菴以為從中間歌以應之。語類謂再從頭和之。不是半中間便和。兩說不同如何。顏和

君子琴瑟在御歌詠恒有之。蓋歌是樂裏面事。歌止肉聲善者自有依永和聲之妙。聖人善與人同。雖小不遺也。凡與人歌。有唱有和。和不是自首至尾。字字同歌。彼人引首獨歌。謂之唱。我從半中間歌以應之。謂之和。此常例也。許氏蓋舉大凡以為言也。子與人歌。乃其人方獨唱。夫子固未嘗歌也。而善是那人音律節奏頗佳。此時遽和之。恐攙雜他不盡其意。便掩了他善處。必俟他撤章令其再歌而始和之。此和却是自首至尾同歌。與尋常之和不同。伊川已之所歌亦全章也。朱子取之俗講於此多不分明。

又莫吾猶人章

謂躬行君子。次崖謂躬行之君子。晚村謂躬行君子之端。

果孰是與。焉培作

兩說皆非。林氏從中添箇之字。畱良於下添箇之道字。都不合四字渾成語氣矣。躬行是工夫。君子是地頭。言行相顧。體篤實方成箇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言我雖躬行不息。常覺有所不足。未到得君子地位。

君子坦章

問大全馮氏云。蕩蕩曰坦。言無時而不蕩蕩也。岱雲則云。

書卷四
先
言

蕩蕩生於坦。兩說孰當。尹如錫

坦平也。即中庸居易之意。蕩蕩言平易而寬廣。合之只是箇常舒泰。自與多憂戚者對。聖人不作對聯。何苦必要訓坦為常。以對長字。至蕩蕩生於坦之說。則似坦蕩蕩有先後輕重之分。尤為支離。

泰伯第八

泰伯章

爾泰伯以天下讓。或云讓周。或云讓周。紛紛聚訟。竊疑之。且夫以泰伯之德。一段。反蓋其心。即與齊甲馬之心。何異。

周有天下。來歷不詳。據此。而以讓周為說。管見如此。未

審是杏。蘇士

夫子論泰伯而稱以至德。為萬世之人倫立極。非僅以讓德為厲天下也。孟子曰。以天下與人易。欲主讓。商說果從讓。商處而見其為至德乎。欲主讓。周說果從讓。周處而見其為至德乎。昔者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此而以為讓。唐以為讓。虞亦皆可為至德矣。且如漢東海王。以天下讓。漢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明皇。而不得與。周之泰伯。同。

泰伯

泰伯

聖德益其讓苟無關乎天經地義人心之秉秀則不避賢者
之爭奪無厭者耳惡在其為德之至哉自金仁山妄言
章集註是未經改正者而後此私見鑿說遂紛爭而不可
不思集註未改必有語類或問可援之以為證今二書之
義無一不與集註符合則集註之說雖聖人復起亦不能
也夫所謂為萬世人倫立極者何也朱子曰泰伯文王伯
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底道理太
武是弔民伐罪為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是道理合
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此理通論聖人制行

同一是天地之常經一是古今之通義二者道並行而不相
悖義剛烈朱子泰伯若居武王時牧野之師也自不容已蓋
天命人心到這裏無轉側處了曰却怕泰伯不肯恁地做范
益之問文王如何曰文王也不是不做這事但他做得較從
容和緩不似武王做得大故麓暴泰伯則是不做底若泰伯
當紂時他也只是為諸侯太王剪商自是他子孫自說若無
此事他豈肯自誣其祖東坡言三分天下有二文王只是不
管此說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看他勘黎伐崇之類那時
也顯然是在經營又曰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

下來。武王却似生拍破一般。此段論天命久已去商。只泰伯不肯去圖取天下。文王亦自不肯如此。然也在經營。若到武王時。文王亦是做這事了。以此觀之。商雖一統而大勢已去。天下必不可保。是雖名爲商之天下而已。非商之天下矣。以泰伯之賢。夫豈不知。則亦何讓之足言也。然則泰伯之讓。爲讓周耶。有問於朱子者曰。泰伯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太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太王有剪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左傳謂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卽是不從太王剪商事耳。泰伯既去。其勢自傳之季歷。而季歷自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都是相成就處。看周內有泰伯。虞仲。外有伯夷。叔齊。皆是一般所見。不欲去圖商。又曰。泰伯唯是不要太王有天下。由此段看來。泰伯不要太王有天下。因而逃去。不立。斷髮。文身。示不復用。是爲三以天下讓。此時意思。只欲周家世爲諸侯。到後來武王克商。而有天下。遂似泰伯之讓。有以成之。而泰伯初何嘗有讓周之意哉。然則泰伯若不知太王有立少之意。何爲必偕仲雍而去也。曰。此其爲說。固見之或問矣。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

為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之私。是以泰伯去之不為。捐王季受之不為。貪不赴。毀傷不為。不孝。蓋處君臣父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其所以為至德也。由此段看來。是泰伯之讓全君臣之義。順太王之志。父子各行其心之所安。而為時中之道。商為天之所廢。吾豈能興之。周為天之所興。吾豈能廢之。惟是潛踪一去。脫然無累。所以較之文王。尤為表裏無憾。若認走讓商為至德。則文王之三分有二。何以比泰伯。猶是不得全此一心耶。此意當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徒然。口作辨無益也。然則泰伯之至德與文王之至德同耶。

異耶。曰夷齊叩馬一諫大義已立。可謂賢矣。無甚難事。非至德也。文王天命人心皆歸。而猶不取。率其叛國以事紂。此非盛德之至。從容中道不能。泰伯若立。當商周之際。其德便是以朝諸侯有天下。乃棄不取。然其難處甚於夷齊。而又非若文王之可自為也。却又能泯其迹。而民無得而稱焉。故曰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為至德。以泰伯比武王。則泰伯為至德。朱子曰。至德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今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吁。豈惟當時不看這一句。有集註語類或問後已五百年。讀者仍然不看這一句。只將讓商讓周紛紛爭辨不已何也。

恭而無禮章

問恭慎勇直皆美德也。但當謹節文以成之。是否。史載繁
四字在此章不以德言。恭只是致敬於人之意。下三字做此
緊粘而字讀。不得點斷。猶言無禮之恭。則為足恭。是白苦而
已。饒氏謂是恭慎勇直而過者非也。

君子所貴乎道節

問動容貌三句。斯字是便會如此之意。抑是便須如此之

意。王宗高

在能無所不在。籩豆之事亦道也。而君子之所貴道者。則有
三。中三句正指道之所以可貴者。為說。乃是切於身者。固是
要。平日曾下工夫。然即今亦須隨事省察。不令間斷。動正出
便是做工夫處。舊解以三者為脩身之驗。後來改本以驗為
要。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
養。底人便不要如此。三斯字來得甚緊。動容貌便須要遠暴
慢。正顏色便須近信。出辭氣便須遠鄙倍。若禮文器數自有
宮守。非在所先。而可貴者。暴慢等字。須要與他看。暴是麤厲
慢是放肆。稍不溫和。亦是暴。稍不勤敏。亦是慢。色厲而內荏。
色取仁而行違。皆是與信遠了。鄙是凡淺。倍是背理。今人之

議論有見得雖無甚差錯。只是淺近者。此是鄙。又有說得甚高而實背於理者。此是倍。不可不辨也。

以能節

問以能問於不能。就事爲說。以多問於寡。就明理說。有若無實若虛。承上二句推論心體時解然否。高九鼎

兩問字言其擇善之功。不當分知行說。中二句不必承上推論。顏子淡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他非自知其能與多。而故問也。但他人觀之。見其如此耳。中二句亦然。

見得顏子心體誠篤。大而幾於化處。聖人全是無我。故至無而合。至有至虛而統。至實。顏子正在着力未着力之間。些小未能渾化如聖人。尚涉於有。尚涉於實。然所爭只這些子。已幾於無已。幾於虛。兩若字。卽未達一間之謂。今誤以亡而爲有。虛而爲盈。反襯對看。說成一副虛懷謙光。指爲上文能問之本。便不得其際。肯犯而不校。乃心理渾然。物我一致。見有犯者。只如虱子一般。何足與校。如汪在干頃之波。澄之不清。擾之不濁。這又見他力量大處。從事亦非謂其着力。只是曾子歎想其品詣如此。謝氏非幾於無我者。不能須細玩之。

弘毅章

問士必弘毅方能體仁留良謂不仁不能為弘毅似於文

義倒亂請正 余 堅

渠將弘毅看作為成功氣象了。不惟弘毅精蘊不曉。即不可不語意亦不能通。弘就心體說。非僅度量寬容之謂。中庸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疇也。只完得這箇弘字分量。毅就發用處說。非僅有力之謂。中庸發強剛毅四字都在此一字。中易曰君子以厚德載物。士之弘也。君子以自強不息。士之毅也。是此理之大器。毅是運此理之

勁力能弘且毅。則全體而不息。可謂此矣。不弘必不毅。弘更要毅。二者相須。缺一不可。不曰士當弘毅。而曰不可以不弘。毅蓋士本來弘毅。只因物欲累之。便每每不弘。不毅。須是時常提撕警覺。才不弘。便知得。即是弘。才不毅。便知得。即是毅。不可不之云。即是戰戰兢兢處。任重而道遠。直說得如此。切至語。須是道理見得極分曉。磊磊落落。在這裏無遁情。病痛來。便都由自家處。置要弘。便弘。要毅。便毅。道理見得極分曉。這是要人致知。磊磊落落。在這裏。這是要人居敬。如此用工。便是弘毅。非是成功時。方為弘毅也。下節仁字一讀。包

得真知。一層意思。先識得這裏貨物。勸爾以為己任。是把來
做自家擔子。一意擔負去。不肯休歇。這重遠不是指點士人
乃自家真見得重。且遠。兩不亦乎。正與上文不可以不相關
應。

興於詩章

問語類云興於詩。或於禮。成於樂。盡人做出這一件物事
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懼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面八方
攬撥他去。這路上行。則這一條路自是率性之道。性具於
心。時講謂此章若在。心是看。自有本心之弊。何也。用士人

學者之興。立成一時。亦難說得有著落。蓋所謂道者。率
性而具於心者也。凡天下古今人所共由之道。要皆不外
於人之一心。故語類云。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此
心也。立於禮。立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也。今人就冇此心
見善而不知勸。見惡而不知戒。則是不善讀詩之故。固是今
之詩。止於字句。其音聲節奏。皆已無傳。然義理自在。不曾泯
滅。如使分別是非邪正。到感慨處。必能興起其善心。懲割其
惡志。豈不是興於詩。古禮既不及行。若能硬做些規矩。視

言動之間直恁地收拾不教放散久之必能實意為善去惡
事然自立於流俗之中不為外物所搖惑豈不是立於禮
樂尤不可考若能以義理澆灌優游饜飫内外交養敬義
務無斯須不和不樂而自得之妙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之者豈不是成於樂所以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今人之
志若一聳然在此便無惰慢之氣况能常惺惺者乎初頭且
要得真與則其進自不能已進而能立則脚跟穩實真為
君子為小人由是而從容涵泳便可幾於成矣夫豈有待於
外而修焉

則如言君子之修之也

則如言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君子之修之也

武樂之亂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樂皆以關雎為詠。所謂
師擊之始亦未定為大武之樂也。
學如不及章。
一問講章云學如不及。自人慕其用功言猶恐失之。就學者
之心言。是否。沙鳳翔
此說支離不通。總不識學是學箇甚麼。程子曰。聖人千言萬
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
去。下學而上達也。是為學之要也。學字一頓之字。指其所學
者。與學而時習之之字一般。蓋這箇學是極難趕上底。便趕

武樂之亂哉。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樂皆以關雎為詠。所謂
師擊之始亦未定為大武之樂也。
學如不及章。
一問講章云學如不及。自人慕其用功言猶恐失之。就學者
之心言。是否。沙鳳翔
此說支離不通。總不識學是學箇甚麼。程子曰。聖人千言萬
語。只是要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
去。下學而上達也。是為學之要也。學字一頓之字。指其所學
者。與學而時習之之字一般。蓋這箇學是極難趕上底。便趕

壽昌講堂

四書各問 卷四 三

上了。又是易放失底。故既如不及。而其心猶恐失之。須是造次顛沛無一之敢違。方得孟子說聖道如未之見。卽此意也。

巍巍乎章

問巍巍乎主氣象說。因舜禹之有天下不與。故以此摹擬之如何。張乃庚

巍巍主所性之分而言。舜禹首出庶物。直是高出萬物之表。崇高富貴。自是與他不相干。雖匹夫富有天下。只如不曾有相似。此章舉舜禹之有天下爲言。則凡人所性之巍巍。雖大行不如焉。可知非徒贊舜禹也。稼書云。不與以憂勤解者。非以行所無事解者。亦非說得不差。語類曰。此等處且玩味本文。看他語意所重。落向何處。蓋重在巍巍乎上。只從不與焉處。理會便不得解。

大哉堯之爲君章

問堯之爲君德不可名。固見其大業有可名。亦見其大。兩平分說。似合本旨。顏懋忠

語意重在巍巍之德上。德與天準。帝典所謂峻德是也。蕩蕩難名。本上句來。循中庸浩浩其天。非達天德者不能知。故人不可得而名。成功之巍巍。文章之煥乎。都從那裏面流出。猶

泰伯

見而民莫不敬信。况乃配天之業也。不可兩平分說。則天言
根本盛大處。與天一般。故其溥博亦如天之不可以言語形
容。民猶人也不專指黎民。猶言唯聖人能知聖人極贊天德
之淵微耳。次節便從上文轉出。語類云。雖蕩蕩無能名也。亦
有成功之巍巍可見。文章之煥乎可見。猶天命於穆而四時
之錯行。日月之代明。昭然著見。為君者皆有成功。文章堯之
巍巍煥乎。則卓絕千古。故曰其有成功。其有文章。謂此節仍
說無能名者。固非。謂與無能名對峙者。亦非也。上文巍巍
乎屬堯。陳新安以為言天之高者。謬。唯天為大本。有箇大字。
何須更冒以巍巍乎。饒氏謂天之大。以形體言。亦謬。天之所
以為大者。德也。堯之德與之準。中庸言文王仲尼處可見。稼
書因饒說。遂謂此章以為君之功用言。又謬之謬矣。

舜有臣章

問記者因孔子嘆才難。先編前二節。唐虞之際二句。或以
為專言周才之盛。或以為正說才難。九人而已二句。另轉
找足。此處未有折衷。又方論才難。忽及文王之德。其間交
接之意。說者皆不爽。豁如何。蕭士然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自是從此句發嘆。記者因唐虞

四書各問 卷四
之際四字先繫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一句作案亂即古治
字亂臣謂與道致治之臣俗解作撥亂之臣則亂字與上治
字不同即與下才字不合矣此從來誤處舜之天下治以五
人武之天下治以十人此五人十人之才非徒尋常有用之
成材也注云才者德之用極有意思才難一嘆專論周室集
注甚明不可因首二節遂提唐虞與周並說新安陳氏謂貞
元會合之運亘古而僅兩見此說全亂了賓主集註言周室
人才之多唯唐虞之際乃盛於此降自夏商皆不能及玩唯
字乃字及降自夏商皆不能及則本文二句只是言周有亂
臣十人之多唐虞直是兩朝交會故五人之才盛於十人若
一夏一商不唯無五人之盛並不及十人之多下文用然猶
轉落周之十人尚止於九然後繳是才之難得也一句可見
盛字不即是多字唐虞之才不多於斯而盛於斯盛字自有
微意所以嘆才之難得而因及服事之德之至蓋若以文之
德居武之時則從容順受無俟仗鉞揮旄而九人之才煥美
五人可也才者德之用五臣舜有之而唐虞為盛十人武王
有之而夏商不及然猶十數不滿才之難即德之難也又言
文王以服事殷德亦未嘗不至可見一番感慨與論韶武之

四書各問 卷四
意蓋同。注引范氏曰。其旨微矣。須善會之。

禹吾無間然章

問。豐儉適宜。吾無間然。夫子何獨以此論禹。周士明。語類謂此章與前有天下而不與。是各舉他身上的一件。徹底事言之。蓋若以此論堯湯。文武則不為切耳。有天下而不與。則舜之所同也。自奉則薄。宗廟朝廷之事則厚。此理之當然也。而於禹之身為難。故夫子稱之。允執厥中之中。乃無過不及之中。稼書謂此皆中之流行。錯作未發之中。宜辨。溝洫是書所云。濬畎澮距川。此時田未井授。不得混說。

子罕第九

子罕言章

問罕言命與仁。卽罕言性與天道。利則以其為人欲之故。

故罕言之與。蕭培績

此利字。猶易利貞之利。乃義之和處。與命與仁。皆理之正。而為人生所不可缺者。聖人不言。則人不知如何是利。如何是命。如何是仁。常言之。則人必將舍義而計利。反害於利。廢人命。而委之命。反害於命。蠟等以求。亦或不將來做箇事。反害於仁。故罕言之。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非利。雖不言命。而

所○言○者○無○非○命○雖○不○言○仁○而○所○言○者○無○非○仁○語○類○辨○得○精○當○

達巷黨人章

問○黨○人○不○知○無○名○之○為○大○而○以○無○名○為○夫○子○惜○夫○子○則○博○
學○亦○不○肯○居○而○言○將○執○御○以○成○名○是○謙○已○之○辭○但○黨○人○本○
非○譽○詞○而○注○曰○聞○人○譽○已○何○也○蕭士然

無○所○成○名○惜○之○之○詞○與○無○能○名○焉○語○意○抑○揚○不○同○或○問○辨○范○
呂○以○黨○人○為○知○聖○人○者○之○失○如○此○吾○執○御○矣○集○註○原○本○然○則○
吾○嘗○執○御○矣○不○知○何○時○坊○刻○誤○嘗○為○將○而○承○譌○習○陋○竟○無○一○
人○起○而○辨○之○幸○有○或○問○一○則○及○答○范○伯○崇○李○時○可○二○書○可○以○

參互考證今列於左

或○問○云○蓋○嘗○執○御○即○能○鄙○事○之○意○也

答○范○伯○崇○書○曰○黨○人○本○不○知○孔○子○但○歎○美○其○博○學○而○惜○其○
無○所○成○名○此○言○至○為○淺○近○然○自○察○適○言○者○觀○之○則○於○此○便○
見○聖○人○道○德○純○備○不○可○以○一○善○名○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而○
其○所○以○然○者○聖○人○有○所○不○知○故○孔○子○不○欲○以○黨○人○所○稱○者○
自○居○而○曰○必○欲○我○有○所○執○以○成○名○則○吾○嘗○執○御○矣○何○不○以○
是○見○名○乎○近時大全各本改嘗字為將字何不以此是見名乎七字則直刪去書旨安得不晦
又○李○時○可○問○執○御○章○集○註○謂○然○則○吾○嘗○執○御○矣○一本嘗則譌作當

以為夫子真執御。至末載尹氏之說曰：吾將執御矣。則以為夫子之設辭。某竊以為後說於上下文意為順。答曰：黨人之稱孔子如此。不知孔子當以嘗執賤事告人而辭其無所成名之大耶。當故為自屈之辭以顯其所稱之失耶。已說氣象之大小必有能辨之者。

按此則原本為嘗執御矣。自無可疑。永樂時大全或因嘗字將字音近而譌。或因後注將字而誤。皆未可知。然一字雖微而聖人氣象之大小語意之得失係焉。此不可不加改正者。昔宋時國史周濂溪傳中載太極圖說。

於首句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朱子病其誣前哲以誤後學。特為奏請改正。然後太極之旨粲然復明於世。今此章或問文集具在。安得主持斯道者。釐正之以還其舊乎。

麻冕章

問從眾從下都合於義。讀來似上節禮也。語氣較活脫。下節禮也。語氣較斬截。如何。談餘祥

禮也二字下得斬然。與下節禮也一般。純則非禮。然其省約較之細密難成。為宜。此之從眾。所謂禮從宜也。若得尹家則

損益又別。必不僅於從純之儉矣。觀與顏子服周之冕可見。從純於義無害。若拜乎上則害於義矣。禮也。泰也。天秩天討。大聲疾呼。雖違眾吾從下中流砥柱。倒迴狂瀾。

子絕四章

問四者名目極粗。常人之累於私如此。只無常人之累。何以便是聖人。分上事請示。朱雲鴻

四者雖極粗名目。然絕者無之盡。則四者須說到纖細處。方見絕此四者之為聖人。蓋如顏子勿伐善。勿施勞也。還有意能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間。亦只幾於無我。而未幾絕也。聖人緝熙敬止。行所無事。無意者。渾然天理。不任私意也。無必者。隨事順理。不先期必也。無固者。過而不留。無所凝滯也。無我者。大同於物。不私一身也。天理流行。為飛魚躍。何必更任私意。此所以與天地相似。

太宰問於章

問注聖無不通。時講以為正解。又多能句。未審天縱句當如何解。徐 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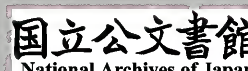
固者實然之詞。如中庸固聰明聖知之固。承太宰與字而決言之。若對下又字看。則上句反輕。似下句與本旨戾矣。將庶

幾也。如將次之將謙。若不敢知。正見夫子之大而難名處。太宰以多能為聖。除了多能更無聖之本事矣。集注聖無不通。正發本文天縱之旨。蓋所謂一以貫之也。聖自是聖。多能自是多能。聖主於德。德全則無所不通。自有以兼夫多能。又字見非學而得此也。故天縱句撇開多能說。又字連着天縱說。問君子不必多能。何故說太宰知我。謂是謙己之辭。何故

又記琴牢所聞於章末請示。周士俊

太宰以多能為聖。本不足以知聖人。只子貢說得聖人本分底。聖人所說則謙辭也不直。謂太宰不知我。却說太宰也。知

我這便是聖人待人。恁地溫厚。多能鄙事。注似兩層。意只一事。鄙字從賤字來。意在迴避子貢天縱之稱。特言多能之故。由於少賤而非以聖而無不通也。君子二句。乃尚德而不尚藝之意。聖人未有多能者。只多能非所以率人。聖人本領大故。雖才藝他做得自別。常人若去學多能。則只是一箇雜骨。藝底人。故又言不多。以曉太宰。而辭其譽己之說。俗講乃以為欲子貢想。所以不多。而求進於一貫。不大誤乎。通節總是謙己之辭。看注只用且字。不用然字。可見牢曰一節。不但作一引證。語類曰。想見聖人事事會。但不見用。所以人只見他



小小技藝若使其得用便做出大功業來不復有小小技藝之可見矣故知琴牢之述子云自有琴牢底意若只與上面少賤鄙事合頭併說意便索然此義須從語類參會

顏淵喟然章

問時講謂顏子未領聖教時只覺道無窮盡無方體到卓爾後見得只是這些子便都有窮盡有方體了然與張崇德

此亂道也中庸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聖道之無窮盡也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聖道之無方體也

顏子固生知之亞比知之資合便得聖人道大如此見得高便去仰見得堅便去鑽見得實便去向前求及此是真知得箇恰好便思一歲而至只苦未端約做得緊又太過可若放鬆些又不及只是管不到聖人處只是中庸不可能語類云到此款時便是欲罷不能之狀固非知蓋則超而後歎聖道之高妙亦非高堅前後一道理而直又一道也

前是解講文比之理則尤重比之易則尤難如何善類

此說文難甚不可從只是這箇道理善底是這箇堅底是這箇在爾在後都是這箇散為條理之文散為有節之禮博了

又約約了又博亦只是這箇。顏子氣稟高朗。合下見得這箇。大物事未肯便向。下學中求。聖人只博之以交約。之以禮。今有用功處。要他四方八面都見得。周匝無遺。又要收向身己。上來無一毫之不盡。所以欲罷不能。前日所見之高堅。前後今則確定真切。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然見得分明。尚有倚。豈未能堂堂從這裏流出。故曰欲從末由。

美玉章

問子貢素知聖人用行舍藏之道。何故說箇求字。周

求字只帶在善。買上今人妄重求字。因議子貢之非。不知求

如俗語尋字。謂尋箇好些。曰。藏云耳。故語類云。子貢只是如此設問。若曰此物當是只藏之。抑復將出用之耶。亦未可議。其言之是非也。集注孔子言固當賣之。固字不是虛詞。乃堅確之謂。正解本文。墨說沽之哉。沽之哉之意。但當待價而不當求之耳。或問楊氏謂求則取賤之道。朱子駁之曰。君子初不為此而後不行也。况聖人乎。蓋道濟天下者。聖人之公心。故沽之乃當然之理。但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安於所過。毫無係累者。又聖人之天道也。一曰求則偏重一邊。事雖公而意已私。只當待之方是。大同於物。不私一身。氣象此意。唯無我。

若能之俗解全未夢見。

吾自衛反章

問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一說正樂而詩自正一說詩正而樂始正一說正樂刪詩平列各是一事又一說雖是兩事而詩樂未嘗不相關何者為當 陸良弼

詩樂之教久失其傳然朱子說經處其義理著明猶可考而知也如云舜命夔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定要教他恁地至其教之之具又却在於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處五聲十二律不可謂樂之末又云古

者之教十年學幼儀十三學樂謂詩舞勺成童舞象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而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頌簫樂之一物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律者也其論詩之六義曰風雅頌乃是樂章之腔調如言仲呂調大石調越調之類至此與賦又別立此六義非特使人知其聲音之所當又欲使歌者知作詩之法度也又論雅曰正小雅二十二篇皆政之一事正大雅十八篇意不主於一事大抵皆詠歌先王之功德申固福祿之辭而政之大本繫焉其音節亦不同矣及其變也則亦各以其聲附之也與又論頌曰頌皆天子所制郊廟之

樂歌故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方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永。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合此數條觀之。詩樂本是一事。不可分而為二。前此殘缺失次。通謂詩樂五音六律。有不能備。則節次俱失。其倫而無所謂。翕純繳繹之可知。即如南陔白華華黍皆笙詩。有聲無辭。宜在魚麗之前。而由庚問魚麗崇業閭南有嘉魚出儀間南山有臺。此皆各有其所。一或失次。尚可以為樂乎。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以知其說。正謂詩樂相參交互考訂。故歸魯而正之。非雅頌得其所樂。無由正。而樂既正。則雅頌亦

各得其所。故二句並說。在這裏安得指為一綱。一日即又安可別為孰先孰後哉。又曰樂正。只舉雅頌不及國風者。變風領之。樂官以時存肄。備觀省而已。唯燕禮房中之樂。絃歌二南。鄉射鄉飲酒禮。則皆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本無不得其所者。雅頌則腔調各別。得所者令其聲音之所當無或混亂。如周禮籥章氏。逆暑迎寒。吹幽風。祈年吹豳雅。祭蜡吹豳頌。先儒謂以七月全篇隨其事。而變其音節。以為風雅頌。是一詩而調可為風。可為雅。可為頌。也就此觀之。可見各得其所。專主音調而言。特後世無傳耳。

子在川上章

問蒙引謂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不可分兩截看。故有謂

逝者即指水。如斯夫。只虛虛指點者如何。夏弘典

逝者。自當讀斷。如斯夫。不舍晝夜。作一句。集註天地之化。往

者。過來者。續釋逝者。無一息之停。便釋不舍晝夜。此道體之

本然也。說得濶。連精粗本末。都包在裏面。然其可指而易見

者。莫如川流。此句方釋如斯夫。此夫子見川流。因嘆故記者

繫以子在川上。曰五字。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這道理。運行而

不已。晝夜者。動靜之象。陰陽之靈。水流其間。動而不括。即這

上面。便可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妙。聖人純亦不已。故於

此有默契焉。而發之以示人在學者。當以自強不息。體之而

其要。則在於慎獨。獨者。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少有私意間

之。便如水泉障塞。不得恁滔滔地流去。

譬如為山章

問吾止也。吾往也。總見不可推諉之意。然否。詹弘章

非謂不可推諉。乃謂不可放倒耳。此心若在。則進而不已。此

心一放。則止而不進。顏子語之而不惰。只是知得為仁由己。

而不由人。是以欲罷不能。至於竭其才。而乃見其卓然也。

苗而不秀章

問以苗比質以秀比學如何嚴自持

苗而不秀如知之而不好之秀而不實如好之而不樂之苗須是秀秀須是實方成不然是不如蕪稗了學不至實亦何所用警人全在兩而不字上只調弄有矣夫此時文虛腔耳

後生可畏章

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注云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乎時解疑其語涉太誇而以如我之期望為言又似杜

撰如何姚如鑑

章意傲人及時勉學至道難聞惟積學可得精學是後生來者事而其年其力足以待將來之時敏故其勢可畏敬孔子不居生知而嘗以好古敏求示人如云不如也之好學也又云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今日焉知來者之不如今正言後生之年力富強安知其將來不如我之今日俛焉日有孳孳乎能積學則道明德立而以善聞有待者待此耳不然歲月虛度心力妄營則到老猶未免為鄉人何足畏哉說到老而無聞之不足畏正見年力足以積學者之可畏也莫分作兩層看

衣敝緇袍章

問時講謂章意從處境上分出兩層階級如取舍進到存
養足減要補進境工夫兼處境為學說泛說學問已至末
至便與本章不切如何雷天麟

處境為學豈是兩事况緇袍狐貉本非實事先設此境而後
稱由與片言章書法一例集注子路之志如此志即上章志
字不恥緇袍乃車裘共敝之志亞於浴沂者也正是他同道
處故能不為貧富所奪只此便是由也升堂矣大注曰可以
進道進道不道者入室之謂也緣子路不把貧富當箇事却

把不伎不求當箇事則不復求進于道警之以何足以減正
欲其入室也學者知止而志有定向這上面儘有一有厥善
便喪厥善顏子得一善則服膺弗失蓋隨得隨守乃日新之
功故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子路終身誦之則守此一善不
復進向上去是道未嘗不減但才自足即不足矣

歲寒章

問時說松柏不求人知亦不易知知不知聽之於世乃成
其為松柏疑與後湖不相關切如何李廷焯
章意勉人當守正而固則雖遇利害事變自是不可奪亦從

川上章來只重後凋之松柏。不重知松柏之後凋。歲寒前後。只此一箇松柏。不曰不凋而曰後凋。正見不凋之有本而非。勉強於臨時。知非獨知歲寒之松柏。並知其平素矣。知字不。連松柏讀。蓋云然後松柏之後凋可知也。要看注必周於德。

知者章

問語類有仁者自是不憂云云。似至成德說。集注則曰進。

學之序。自應照注。但知仁勇如何便不憂。惑懼請示。朱註。

成德以仁為先。自誠而明也。進學以知為先。自明而誠也。語。

類云。知是箇分辨不亂之意。說不惑也。易見。惟仁如何會不。

憂。仁者之心。便是一箇道理。看是甚事。不問小大。改頭換面。來此心。各有各有箇道理。應副去。不是事來了。方見得道理。方。去恁地安排。心便是理了。則不憂勇。是箇果決必行之意。不。懼也。易見。如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是也。今有見得道理。分曉。而反懾怯者。氣不足也。注中三足以字當味。明要得足。須是。學問思辨理。要得足。須是持守踐履。氣要得足。須是。有事勿。忘此。所以亦是勉人進學不已之意。

可與共學章

問可與未可與。虛齋看作相與之與。可否。秦家瑞。

與猶許也。若作相與之與。則共學共字說不去。朱子曰。此章只是大綱如此說。學時便須教可適道。適道便更教立去。立便須教權去。權是借字。人心有本然之權。乃天則也。事有常變。都要合宜。但處常而守經亦權也。此權輕而其用淺。可與立者能之。處常而無權。便是未可與立。若事變之來。輕重非可執定。須是與時推移。使合於義。此權重而其用深。故曰。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定。此是不常用底。夫子亦罕言之。故以未可與終焉。然學不至權亦未是結果。成就處。故立便須教權去。

唐棣章

問唐棣之詩。自是思人。夫子則借之而言。思理似無可疑。

蕭培第

此亦須辨就爾字室字看。應是思人。然語類云。不知當時詩人思箇甚麼。東坡謂思賢而不得之詞。看來未必是思賢。但夫子大槩取下兩句。据此則朱子亦未有定說也。次節注曰。蓋前篇仁遠乎哉之意。則思字乃欲仁之欲字。與對學而言之思不同。若看作慎思近思之思。則夫何遠之有。亦難說了。須善體味。借其言而反之之意。則程子所謂此言極有涵泳。

意思深遠者當亦可以得其端倪。孟子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正與此同。

鄉黨第十

問朱子謂鄉黨一篇自天命之謂性至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皆在裏面。竊思聖人之身皆道。即皆教。而性與命不外焉。豈其間有可指為性與命者。而不得槩謂之道與教耶。蕭士然

凡天下古今人所共由而孔子盡之者。所謂道也。從古聖人未嘗不行。而孔子獨如是行之。又只是平常而無奇異。此是性。如在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君在跟踏如與與如屏氣似不。息者之類。此天命之性也。如食不語寢。不言寢不尸。居不容。此又見道不可須臾離也。推此求之。程子謂鄉黨分明畫出一箇天理。一箇聖人。愚謂鄉黨分明畫出一箇天理。

孔子於鄉黨節

問首一節記孔子在鄉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時講重言不重貌。注云言貌謂言之貌也。是否。蕭培松

注明云其容貌辭氣如此。容貌辭氣自當分看。恂恂如也。唯謹爾。皆是容貌。集注云鄉黨父兄宗族之所在。宗廟禮法之

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此所謂天之命也。矩也。言貌之不同。聖人從心而不踰焉耳。常人只為不知有此故倒行而逆施之。

君在節

問。踧踏如也。與與如也。二句申說如何。秦家瑞

正要分看。常人亦自恭敬。未必遂至不寧。踧踏如者。恭敬之極也。常人縱有威儀。未必皆能中適。與與如者。威儀之至也。若說踧踏如。要與與如。以足之下節復其位。踧踏如也。不且失之拘迫乎。

君召節

問。衣前後襟如也。見得身不左轉而背君。亦不右轉而背賓。如何。葉蘭

非也。意只在左右手上。常人亦不至有轉身之失。但左右手不必不整。而夫子襟如此。皆動容周旋中禮處。

問。翼如是。足雖動而身不動之意否。朱弘烈

足動身安能不動。何謬戾也。趨進而兩手張拱善矣。尤難於端好。謂端正恰好也。復命謂反告也。反命賓不顧。此常禮也。必字連賓退說。不待賓果不顧而始反告。蓋以緩君敬也。

入公門節

問如不容是形容鞠躬如底二句連看如何。周式經
鞠躬下加一如字已是形容何用更加一語。鞠躬如者入門
之外貌如不容即表而言其裏故曰敬之至也若止於鞠躬
則未為敬之至下節如不勝亦如此看。

執圭節

問此節六如字。岱雲謂只鞠躬如之如字虛下五如字皆
借彼形此之詞。然與尹思深

初如如字亦虛注云戰色戰而色懼也。謂戰戰恐懼之心。於

於顏色也。勃如二字一連戰字不粘如字。集注甚明。大全吳
氏謬謂臨事而懼莫過於戰故以戰喻後人相治不辨亦如
漢書股戰而栗之云。於文義乖矣。條辨亦誤為如戰色之解。
故將下五如字看作一例。不知鞠躬如與勃如兩如字皆虛
餘如字則借彼形此之辭耳。

問有容色或問小注解作有容有色是否。蕭培紀

容字虛活專以和言此之有容色是也。專以莊言後之居不
容是也。小注乃謬托於朱子者。其悖戾大都如此。

不以紺緞節

問羔裘狐等裘惟朝喪蜡用之。裘裘是用何種獸皮。前人
都未說及。請示。雷天麟

裘裘亦只用羔裘狐等。但無褌衣。故爲褌耳。非羔裘狐專爲
禮服。而裘裘別用他獸之皮也。觀下狐貉一條。可見伊川亦
曰。緇衣等各有用。不必緇衣是朝服。素衣是喪服。黃衣是蜡
服也。今只解坐煞朝與喪蜡。以對褌字。而不知禮服褌服所
分在制之長短。褌之有無。於本文長字之義。亦忘却矣。

問吉月之朝。時講謂不但致爲臣之恭。將冀國有大事而
得效其謨耳。重朝不重朝服如何。黃之鶴

此純是小人願外之私心。賢而自守者。不爲况聖人乎。記此
以終衣服之制。不重致仕吉月。必朝重在朝。必朝服。若重吉
月之朝。則當類記於君賜食之一節矣。

齊必有節

問總注致潔變常四字。或以變食爲致潔。遷坐爲變常。或
以明衣爲致潔。食坐爲變常。二說孰是。顏文起
二說俱非。明衣寢衣致潔。亦變常也。變食遷坐。變常亦致潔
也。意只一串不可分貼。

食不厭章

問時說膾已是細切。不厭是細而又細。聖人固不厭精細。若食糲膾。養聖人亦厭之否。賀 焯
食飯也。非米也。膾即膾炙之膾。非生肉也。精細乃見成進食之物。若看作虛活字。則是聖人命畜人精之庖人細之與經傳俱矣。故精字不得拘糲米一石。春八斗為精。九斗為鑿之訓。至膾之細而又細。其說尤為害理。食精則能養人。膾養則能害人。可見以是為善。原非極口腹之欲。又可見食糲未必遂害人。則亦不妨食之。若膾粗害人。則必不食之矣。然却無厭養之心也。

問唯酒無量。蒙引兼賓王說。謂他人多飲。我亦多飲。其說

如何。盧 薰

如其說。則似以多為量。以人為節矣。通節皆記燕居私食。不主禮食。飲酒只是家人燕飲為樂耳。與對賓何涉。肉不使勝。食氣是有量也。唯字從上轉出。意注到不及亂。注云以醉為節。蓋雖無量而未嘗無節。不醉則歡未暢。仍是有量。程注挾冷二字。正是不及亂之醉。非不醉也。莫把醉字誤作亂字看了。

問沽酒市脯。注云恐不精潔。或傷人也。時說兩句各一意。

大意歸重傷人上如何萬士造

物不精潔食必傷人。沽酒市脯非定如此。恐其或然。故寧不食。某注本只一意分作兩層。非是。

問不徹薑食原非限定之辭。前輩有云薑損心氣不可多食。故下節即以不多食承之。是否孫廷望

薑味辛自有這般功效。朱子詩曰薑云損心氣。此謗誰與雪。請誦云穢功。神明看朝徹。自注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薑損心氣不可多食者。非據此益信下節不多食為通承上文而不承不徹薑食明矣。

問衣服日制飲食日節。這箇節制是聖人對酌人事而得

其中否柳和男

節制者矩也。聖人從心所欲而自不踰焉。衣服言制。故曰必亦日不飲食言節。故止曰不無日必者。末兩必字以祭言也。

席不正節

問尹氏以正養其外。所以養其內也。或問以為得之。集注只取謝氏何也。蕭士然

謝說是聖人事。尹說是學者事。胡雲峰又云此日不正不坐。後曰必正席一席之微亦致嚴於不與必之二字。較尹說更

為有意謝說安字雖字極精。可見聖人於位無不正。本文是舉小以該大。故葉氏席有以方為正者。則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有以事為正者。則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推論雖好。而亦非本文之正旨。

朋友節

問車馬祭肉本比較說俗講謂只重車馬不拜祭肉特相

形說然與彭紹曰

車馬祭肉是兩項。雖字非字。却用串說。一雖重而不拜。一側輕而必拜。正於互處見聖人權衡精切不差。集注既以朋友

有通財之義。解不拜車馬之故。必更以敬其祖考同於已親。解祭肉則拜之故。而後朋友之義始備。若謂祭肉特借來陪說。竊恐先不知友之祖考同於已親。則所謂通財者。只是以利為利。而為不義之甚者。後世交道所以絕也。亦烏能受其重饋而不以為泰乎。

寢不尸節

問盛饌變色而作。或謂禮不恃乎盛饌者。或謂盛饌亦有不。不必是禮者。從本文外推論。見有字中具有情文如何。吳楚材

古人情文相稱豈同後世禮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
犬豕盛饌者殺牲也主人於我有加禮則改容而起理之當
然也緊要在必字集注發得分明今不於變色而作處看聖
人意思如何却喜在有盛饌上翻新出奇反無以見聖人之
無不中乎天則矣

問迅雷風烈必變卽易大象君子恐懼脩省之意否史載
此非所以語聖人陳大士云吾人之精意與天地相流通而
往來相應今觀夫子畏天之心見於承天變者如此此卽忠
臣之所以事君孝子之所以事親也論極精當聖人豈有驚

懼而失坎者

明書答問卷四終

